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二十七至
二百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蘓青龍

謄錄監生臣沈霽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七

宗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冬十月己亥朔詔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
計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又苗履言兵馬寡弱
不敢自已贊度河已申經畧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
應援詔令熙河詳履所申指揮苗履姚雄等遞相照應

互為聲援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具應援討蕩及解圍
次第以聞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曾布曰
可憂奈何章惇遂有却欲以青唐還溪巴烏之語蔡卞
曰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布曰事未可
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免如此但烏合之衆無所統一
見官軍則潰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
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人員一木團牌更不回顧官
兵追逐盡得其首領衆頗以為然

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詔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五百

癸卯輔臣皆相慶以為朝廷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示四方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贍軍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爾

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十五匹十匹七匹守禦人五匹三匹二匹

乙巳遣募化李忠傑將部落子及盡發秦鳳戰士赴熙

河討定新邊却令秦州勾保甲防戍

上自皇子薨即不御殿輔臣等乞對不許丙午三省樞密院始同奏事呈邈川解圍上曰久可憂幸無事章惇曾布等皆曰誠如聖諭王瞻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衆功實不細上亦曰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惇亦當復管軍姚雄功亦不細便可推恩否惇布等皆曰更俟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布又曰當從帥司先具近上將佐功狀聞奏上曰甚善上自前月

丙申不視事至今輔臣處置邊事皆作聖旨行下云又
同呈鄜延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呂惠卿以為邊計窘
急不可緩當速納之上頗訝惠卿語太過衆亦謂之遂
降旨令俟西人答近以兵馬犯塞回牒及誓表中別無
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即仰惠卿一面相度收接仍依例
引伴赴闕

十二月五日進誓奏

權禮部侍郎劉拯為給事中權

工部侍郎張商英為中書舍人

丁未知鄆州王瞻奏有大首領結幹磋等九人謀叛已

處置訖詔除轄正隆贊及不曾謀叛合赴闕人并一行家屬依前降指揮發遣赴闕其畢斯布結兄弟係叛人結幹磋之子已首先歸漢仰經畧司監官并家屬交付

提點刑獄所管押赴闕

前月十二日瞻義結幹磋等九人已附見二十三日及今始奏

也到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新復河北鄯州湟州寧塞

城龍支城阿爾城阿密鄂特城魯旺瑪爾布城斯桂鼎南宗堡羅格城係要切之處合先次修整外又河南地已累牒王瞻王厚相度分緊慢先次合修整去處及下李

澄相度合營建洮州利害纔候申到即行相度及博採

衆議別具奏聞從之

閏九月朔經畧司云云合參考

河東路經畧司

勾當公事陳敦復言本路進築堡寨自麟石廊延南北
僅三百里田土膏腴并以廂軍及配軍營田一千頃歲
可入穀二十萬碩可下諸路將犯罪合配人揀選少壯
堪田作之人配營田司耕作從之 通判慶州鮮于之

武永興軍路轉運判官孫軫各遷兩官軫賜絹百之武

五十以築寧羌寨應副有勞也

寧羌賜名在八月十一日

已酉降授朝散郎知黃州蹇序辰特復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朝散郎知蘄州范鏜特復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周種罷著作佐郎國史編修官方天若罷正字先是蔡京因對訟種對經筵史院官稱周常又對天若稱鄒浩詔種分析而種坐稱常云終是好人又稱浩為難得上令罷種而章惇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此命上諭曾布曰章惇堅以天若為有罪如何布曰臣不知天若與種往復語言但聞衆議以天若為凶肆可惡上曰惇言天

若有指斥語蔡卞亦云周種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
詣卞卞不敢見已令兩罷之俱與外任合入差遣布曰
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遂種亦不足惜上又曰蔡京
與卞果不相得布曰此衆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
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其畧
大抵因娣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

曰兄弟間乃如此

御集閏九月二十四日可令吳伯舉
鄧洵武方天若分析周種稱道周常

鄧浩因依及對蔡京曾說及是何語言子細開具聞奏
今附注此宣德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史院編修官

魚崇政殿說書周種奏聖旨令臣分析所言聞奏臣不
記月日在家又記得是在館中衆坐有言鄒浩登對甚
久文字是數軸其意謂必聽其言也難臣意乃謂浩狂
妄如此欲上聽納難耳及方天若與臣言外人多說話
見說太學秀才至言浩挽御衣天若言必無此臣言必
無此必是市井小人聽說前代史書語傳者為此爾今
豈有此事只如前日唐介言文彥博事時流俗小人亦
尚如此說好笑臣又言浩去新州不直臣意謂浩狂妄
小人亦煩朝廷如此行遣也臣所分析並皆詣實如後
不同特俟朝典伏候勅旨周種特罷崇政殿說書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
種天若並復

詔賜尚書左僕射章惇銀絹一百匹

兩以提舉海行勅令成書故也

初苗履姚雄領秦鳳

兵開路至青唐其日辛丑也越二日癸卯王瞻檄履雄

共討青唐峽羌綽爾結先是閏月己丑贍遣禮賓副使
李忠將二千騎攻綽爾結大敗而還羌由此聚兵益衆
宣言欲復圍青唐甲辰履雄至青唐峽羌列陣以待履
望見羌軍叱軍士內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
鬪陳廸王亨梟將也皆反走獨履駐馬不動有羌酋青
袍白馬者突陣至馬前以劔擊履帳前王拱以弓格之
獲免羌繞出履背欲斷軍為二熙州總領蕃兵將高永
年以所部兵直前鏖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錫埒克宗堡

移時弗能拔履以日暮收軍下營堡傍羌棄堡宵潰明

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駐軍青唐分討總蘭及山

外羌是日班師

已酉十月十一日隴右錄云十一日苗姚兵遽還河州因以隆贊歸於熙州苗

公連章乞棄青唐守邈川實錄於十月十一日已酉書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閏九月十日邈川部族背叛係王慙躬親率將士掩擊次日夏國遣賊馬數萬合勢攻圍慙等晝夜血戰殺賊約千餘人生擒偽鈐轄威明伊特允凌并奪到繡旗等賊兵尋已退散按此事已具前月今不別出

庚戌朝奉郎集賢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均州仍依呂

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叙復

及甫坐何事當考或恐與劉唐老事相關

唐老責在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丁酉邸報文及甫責詞云元祐之際羣兇擅朝爾遊其間傳會邪說情通語祕交暱朋黨賣緣私恩忝冒近列久稽顯黜已屈公言不自省愆乃敢祈進其謝少殿住臨小邦有社有民尚體恩貸

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

布錄

熙河奏苗履

過星章峽 涇原奏拍立界堠了當

辛亥吏部侍郎徐鐸言文武陞朝官母妻邑號萬年萬載縣名皆非人臣母妻所宜稱乞立法禁止所有已封者許改正從之 新永興軍路安撫使陸師閔言陝西見行措置錢幣之法既已揀毀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

當減合自官司為始乞下陝西諸司州縣應有買賣並須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從之 詔鄯湟般運人夫

脚乘頭口等為賊殺擄者人支絹十匹脚乘頭口給還

價錢

布錄

西上閣門使知涇州張赴提舉崇福宮從其

請也

壬子詔於河北路大名府等二十二州軍共創置馬軍二十七指揮以三百人為額添置步軍二十九指揮每指揮以四百人為額馬軍以廣威為名步軍以保捷為

名以河北水民艱食流移因而招刺之可以活民故有

是詔

閏九月二十三日曾布云云或移入此

癸丑朝獻景靈宮

甲寅錄故蕃官皇城使朱守貴男再榮為侍禁再立為

三班借職

丙辰詔時彥特與敘通直郎祕閣校理彥自陳前任河東提刑權轉運司公事應副烏龍寨進築有勞故也

朝請郎秦希甫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判官是日章惇

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
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布曰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
笑曰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
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款
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
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裔也兼臣在熙寧中
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達言交人雖海隅尺寸
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

能必既而果無功况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退
與許將言共歎惇狂妄將曰若如此舉動是惇災至耳
翌日布又以姚雄與姚麟書進呈云青唐去大河五百
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不通朝廷進築
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
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

丁巳供備庫副使賈裕充遼國賀正旦副使以李希道
身亡故也

希道副正旦使布錄在九月
辛丑實錄漏此然此亦可削

權吏部侍郎黃

裳等言乞四選差注考功磨勘並依元豐指揮從之

朝請郎權刑部侍郎周之道降一官差遣如故降授朝奉大夫許介卿罷刑部郎中降授宣義郎錢蓋罷刑部員外郎先是起居舍人周常自劾送別右丞黃履乞御史臺依法施行本臺乞行下刑部勘詳如違碍即付有司根治刑部二狀看詳不該引用自首全原與前狀相反故有是詔 詔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定州路副總管曹誘赴闕供職時彥既叙復詔即與李嗣徽張宗禹

叙復仍令閣門供職曾布言宗高不可復作承旨昨經
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反覆不可與共處然承旨
久闕當除人上曰與三省商量布曰若有卓然可除之
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閣門選人如王殖曹誘可權管

勾即須出自聖意尋差誘權副都承旨

誘權承旨布錄在十一月己亥

今并此
案布錄王殖作王殊布論宗高至差誘在十月癸亥誘權承旨

在十一月乙亥
工部狀

近準朝旨北流河事並付轉運司令相度欲乞從本部
選差官一員詣舊東流諸埽仔細點檢自降朝旨河事

付轉運司日後見在物料錢物數目及北流埽分逐一相度水勢次第立定向着退背二埽每等埽合用物料人兵額數然後定差都大若干用來年例錢物料兵夫充數足與不足逐一分明立定開說保明奏聞等如依

所申即乞差權都水丞韓輯前去詔依工部所申

邸報十月

十九日事今增入韓輯後有可考

廊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

不得犯漢界

布錄丁巳

戶部狀乞造轄正等靴并幘頭詔

今後除蕃官及呈試人賜靴外進士唱名及軍校等更

不賜應賜靴者令如法裁造舊來賜靴者皆不堪着又

枉費官錢故罷之

布錄
丁巳

詔諸色人能招到溪巴烏出

漢白身特與內殿崇班支賜銀絹一千匹兩如擒捕到
特與供備庫副使支賜銀絹二千匹兩已有官者比類
推恩詔沁布結特授供備庫副使充嘉章等四城巡檢
岳居戩特授東頭供奉官充本族巡檢先是青唐蕃賊約
一萬餘騎圍閉葉公磋藏城沁布結岳居戩率郭羅克族伏
庫魯谷出不意與官軍相為表裏攻退蕃賊沁布結與

岳居戩迺畢斯布結之子

案布錄作畢斯布結之弟此誤

率衆解圍葉公

磋藏城城中糧盡其母遵瑪出窖麥以餉官兵母子兄

弟向漢故有是命遵瑪特支賜銀絹各三百匹兩畢斯

布結特授供備庫使遙郡刺史令李穀一就管押赴闕

畢斯布結授遙刺赴闕在此月二十二日今并書之青唐錄並繫十一月五日不知何據也

已未皇城使昌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鈐轄兼知河州

管勾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种朴戰沒

种朴戰死而實錄但書卒新舊

錄並同此殊不可曉也

苗履等自青唐還熙州始聞屬

三年正月二日贈官

羌朗阿克章因河外叛率郭羅克等族拒官軍胡宗回遣河
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克章全軍沒又遣開封府界
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死河州闕守朴時守鎮戎軍
宗回請以朴知河州詔朴星夜之官同履等過河討蕩
履辭以兵少不敢自贊渡河乞赴河州與姚雄等通
相照應朴到州纔二日宗回檄朴討阿克章急甚朴以賊
鋒方銳且甚寒姑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已
而行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葉公城墮羌伏中羌望

見朴中軍旗幟自高岡以勁騎橫突之山間路狹首尾莫相應朴為羌刺死以馬負尸去將士皆號泣無戰心羌乘勝追北我師遇隘路險不可兼行兵壅於隘口羌以萬騎來薄有王舜臣者

舜臣二十日可考

先坐白草原冒賞

奪官攝第三將事在軍中舜臣善射有古梟將風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有六七羌人馬皆甲先衆騎來舜臣前行曰此六七騎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今不先殪吾軍咸死於此矣乃宣言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一

發矢中其面三發殞三人餘三四反走矢皆貫其背羌
萬騎洶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須臾羌復來薄
舜臣自申及酉發矢千餘發無虛者抵暮軍悉逾隘舜
臣血殷至肘矣葉公磋藏嘉木卓丹貝四城咸在重山複
嶺中崖壁阻峻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阻峻處
以水溉道道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自种朴之死
熙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河岷及諸城寨堡日虞
羌至於青唐道路復不通

此據青唐錄

綽爾結復與濟實木

布斯結等共立溪巴烏第三子碩隆贊為主據青唐崦
連結本敦谷及鼎凌宗星章峽諸羌保聚寇抄碩隆贊

即錫羅薩勒也

實錄但於十二月十六日出碩隆贊名
字初不記來歷青唐錄亦然此據隴右

錄增入隴右錄繫之十二月二十日後今移見此趙挺
之崇寧邊畧云實志充宣德言蕃情反覆變詐極不可
信種朴知河州會湟州葉公城為羌衆所圍遂自河北
出兵自將救之有蕃僧二人為邊帥探事者十餘年矣
朴將行僧告朴曰羌人雖畏旗幟之多益畏大將之旗
鮮明光采者朴信其言別製新旗數十竿文采甚絢建
旗而出以蕃僧為向導使夾馬而行俄行六十里忽於
澗道中有騎百餘成隊而出朴甚忽之俄見朴旗忽奔
馳直衝朴軍至旗下以槍刺朴即死衆遂潰亂蓋蕃僧
與羌衆為謀令種建新旗即知朴所在朴不悟信其言

遂敗而死蕃僧
不知所往矣

詔河東諸路安撫司指揮諸州軍多

方招募災傷人充軍

布錄
己未

庚申詔睦王偲已出閤依申王等例漆賜每年公使錢

工部侍郎張商英乞就差成都府梓州路講畫官勾

仲甫專切管勾興東西兩川鹽井從之

十一月十
六日可考

熙

河奏乞補畢斯布結職名詔以為諸司使又奏已令王

瞻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章惇以為不當

付瞻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畧司

相度補授詔胡宗回放罪 經畧司及走馬并李諱

此

句文有脫誤

各乞催王瞻王厚赴鄯湟州詔不得辭免便令

管勾州事

辛酉起居舍人周常言將來春試更增知舉官一員參詳官二員使之分力考校從之 樞密院言熙河蘭會

經畧司奏河州舊置總領蕃兵一將近準朝旨收復到嘉木亭葉公磋藏丹貝多克薩東迎等六城並隸洮西安撫使其新歸順部族合行置將總領據管勾洮西安撫司

公事种朴稱今來新復河北鄆湟二州及龍支寧塞等城并河南葉公嘉禾卓等六寨正為河州門戶衝要根本之地儲積糧糗蓄養士馬其勢重則足以彈壓河北新附部族稍有警急自相援救使生羌束手受制政在於此所有河南新復六寨委是合置蕃兵一將總領將官二員正將葉公副將嘉禾駐劄其見管戶口已下取會抄劄外有河州舊管漢蕃兩將緣河州既為門戶本根之地尤不可廢並乞依舊置漢蕃兩將詔可以都同總

領河州南蕃兵將為名其將官令經畧司舉官聞奏

壬戌知保靜州彭儒武押案副使彭士貴知永順州彭
儒同押案副使彭士亮知渭州師聰押案副使彭汝順
各進奉溪布一十五匹

癸亥權殿中侍御史左膚言臣昨具彈奏權知開封府
呂嘉問贓私不法等事伏乞特降睿斷推詳前奏早正
典刑嘉問昨稽違詔命故縱鄒浩留滯今訪聞嘉問昨
任襄州日浩為本州學官於宣仁聖烈樂禁中便妓樂

燕集今浩以狂妄竄逐即非嘉問不知而所差公人擅
敢縱留在寺又嘉問額外增置本府散從官等事又嘉
問昨自發運使移知青州日令客司安彥用船載米往
新任糶賣竊聞權發運使胡宗師見將帶干連人安彥
等在京伏乞就大理寺推究庶幾不至留滯及逐人在
外亂有供析又竊聞嘉問受醫人石與齡馬一匹為與
齡舉薦其子何乞試醫學已而知其不可遂以已所乘馬
佯為貿易為府尹職監臨受馬薦人欺罔最甚詔第四項

令大理寺勾追合干人根究

樞密院言涇原環慶廊延

熙河蘭會河東路新復城寨地土不少例皆闕人耕種諸路廂軍必有少壯知耕種次第者若召募前去與免諸雜役必有應募之人從之熙河奏拍立巡緝界堠去處

布錄

甲子郭知章罷中書舍人以前官充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吳安持落寶文閣待制降授朝散大夫少府監分司西京陳州居住魯君貺罷司農少卿以前官知均州王森罷倉部郎中梁鑄罷工部員外郎鄭佑追所授恩賞

責授鼎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李仲李偉追所授恩賞
仲漆差監永州在城酒稅偉漆差監全州鹽酒稅並候
任滿日更不差人俞瑾罷都水監丞文及甫差知漢陽
軍呂希純責授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王令圖王宗
望並追所授恩賞其應緣恩賞轉官所得恩例令所屬
追奪黃偁等十六員並追所授恩賞內竇訥仍令吏部
與監當差遣以元祐間主導河東流之議無功也

三年二月

二十三日安持等牽復尚書省送到工部狀準都省批
檢詳東流一宗文字勘會元主議首議及後來差委并

建議後來不曾董役及不係建議却曾董役逐一開排
職位姓名聞奏本部尋開排奏聞準都省批仍將逐官
元初陳請相度等文字看詳事情輕重為等第檢準先
帝聖旨河決小吳埽其東行河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塞
將來更不修閉決口逐處即不可擅用工役差判都水
監李立之經畫北流畧已就緒元祐大臣五次遣使相
度必欲回故道以彰元豐聖政之失然李常范百祿趙
君錫皆其死黨也終不敢屈公議東流之論以此看詳
事理則俞瑾敢供結罪狀吳安持李偉鄭祐李仲終始
其事分水進約回復故道文及甫魯君貺主張於內諸
差委等官傳會於外於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河決內黃
口東流斷絕竟如先帝聖斷原情定罪死有餘責本部
雖已分立輕重兩等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重等十二
員內四員身亡一員首議官王令圖已身亡一員首議
官兼提舉修河官王孝先已身亡一員主議同提舉修
河官俞瑾於王令圖死後與王孝先被差委已費用兵

夫物料不少元祐三年十一月召赴三省樞密院陳述利害並不依先朝聖旨而以令圖之議為主供結罪狀除孫村口外別無回河處後來再充都水監丞於元祐三年應副閉麻家河本官始終河事雖不被責致力最多今定為主議董後官事理重二員吳安持李偉於元祐三年王孝先俞瑾罷役之後再建議移改口地回復東流於元祐五年旱災罷役之後李偉與梁鑄上言乞措置東流河道生淤自此進約分水三年而北派淺漫遂回大河今定為首議董後官事理重三員王宗望鄭祐李仲王宗望已身亡李仲於梁鑄李偉建議開淤之後專切照管分水進約擬掠北流鄭佑協力主議樓堤七十里回河東派自此河底漸高元符元年決麻家口元豐二年決內黃口今定為主議董後官事理重二員文及甫魯君貺職在省部專主勘當可否元祐元年正月八日都水監狀乞堰梁村口縷斷張包河門開鷄爪河門內口最為回河緊切論議及甫等勘會依申又於

三月內上殿進劄子乞申飭王宗望等於漲水以前閉塞了當致宗望等枉與夫役今定為主議官事理稍重二員呂希純井亮采已身亡希純以待從官選委定奪河事於奏狀內明言北流順快又却持兩端乞堰梁村閉內黃決口多䟽口地開鷄爪河附會大臣廢毀先烈今定為主議官事理稍重一輕等十八員內一員身亡一員梁鑄於元祐五年二月罷後於八月建議乞開濟東流河道繼之以李偉之議吳安持率監司連銜保奏致夫役再興然梁鑄素不用事亦不沽賞今為主議官事理輕一員王森元祐四年十一月充監丞至七年八月罷於元祐五年十二月狀奏今若定議回河則近議釀為二渠應昨來竇家港至孫村水口過處並令開濬看詳王森所奏雖不切事情然大意以東流為主今定為主議官事理輕一員黃恩功狀元定協力應副照管工料備見宣力轉官今定為差委官事理輕七員功狀元定入優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蔡元王景孫幹李

崇道李可道王景四員閉北流又減一年磨勘七員勾當
修河官功狀元定入第一等麥文炳霍文宥竇訥王莘
王諤五員各轉一官內麥文炳王諤二員閉北流又減
一年磨勘鄭恩平天倪二員各循兩資一員姜達縷七
節堤併閉北流兩次減四年磨勘已上通計十五員今
定為差委官事理輕一大名安撫許將奏準敕令安撫
司相度河東流具的確利害保明聞奏臣相度今來若
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
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堤
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
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縣之患候春夏水大至乃觀
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
之後可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事以待其後夫因其
自然則水性得待其自湮則人力省定其成議則民心
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後必無害也一元祐五

年九月二日河北都運蔣之奇等奏準尚書省劄子北
外丞梁鑄管下河埽九係北京界河堤第三第四第七
鋪水口分水入故道最為紆懈諸埽各得平安今來河
事雖然如此緣北京城外未成河道又第三第四第
七鋪口地累經水勢漲落不定不免先於秋深遂旋更
有淤澱若不措置竊恐明年有妨分減漲水八月十三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都水使者吳安持疾速前
去與本路監司外丞李偉同共相度具合如何措置事
件連書疾速聞奏者臣等尋躬親往北京界梁村相度
乞候霜降水落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
妨礙處所豁擬孫村堰水河門子措置疏導使清水渲
刷故道縱未得今年入冬常流次第亦未至大段淤澱
候將來冰凍消釋相地形順快處隨宜導口地一帶河
槽務令深闊并增葺緊急堤岸釀為一渠分減夏秋漲
水以解深瀛恩德博冀之患九月二日奉聖旨依奏一
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朝奉郎監察御史郭知章

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之流數年矣議論蜂起上惑朝廷之聽至今未決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賦租蕩析田畝其害不可勝計臣以謂地形有高低水勢有逆順河道有淺深河流有緩急利害皆可以目覩方茲隆冬霜降水落復槽則利害尤易辨也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村淺口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分二三然後知大河可以閉北而行東無疑也今東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詢諸父老具言舊行此七十餘年矣今者水之復行天也殆非人力也而議者欲固違水之性必使趨北誠私憂過計也夫東流之利甚博其大畧則存澹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復民田也至於堤防之費兵夫之役官員之數芟草之用所省不貲則其利可勝言哉臣職為御史親見利害不敢不言如以臣言為可取即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監相度施行一紹聖元年三月二日監察御史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

之流河北生靈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議欲回河蓋嘗患之而未能也今茲河復故道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若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視聞已開梁村閉北流尚有闕村張包河等處逐司議論未一臣以為都水監官朝夕從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見聞心志之所思慮議論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流之曲折高下利害輕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盡其職而惑於浮議臣恐河事一誤則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樂業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專委水官以圖經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勝幸甚三省同奉聖旨吳安持落職追兩官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陳州居住鄭佑追所授恩賞責授鼎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李仲李偉追所授恩賞李仲添監永州在城酒稅李偉添差監全州鹽酒稅並任滿更不差人俞瑾罷都水監丞文及甫差知漢陽軍魯君貺罷司農少卿知筠州梁鑄王森並罷郎官郭知章罷中書舍人與修撰知和州呂

希純責授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王令圖王孝先王宗望並追所授恩賞其應緣恩賞轉官後所得恩例令所屬勘會追奪黃思等十六員並追所授恩賞內實訥仍令吏部與監當差遣蔣之奇攷罷內郭知章魯君貺並放謝辭九月三日王祖道奏乞貢吳安持鄭佑等舊錄與監當差遣下總云以附會元祐姦臣之議導河東流誤國害民故也新錄辨曰東流之議如蘓轍輩皆以為非今既以無功獲罪不必更加誣詆今刪去十九字趙鼎臣河渠書云元符二年十二月左司諫王祖道奏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工部檢詳東流建議及董後重輕等級以聞恭以先帝元豐詔令河決小吳東流已高更不提塞毋得擅興工役命水官經畫北流畧已就緒元祐大臣五次遣使必欲回河使東而俞瑾敢供結罪狀吳安持李偉鄭佑李仲終始其事分水進約回復故道今河決而北東流斷絕原情定罪死有餘戮詔安持奪兩官

視職分司西京陳州居住鄭佑追所授恩賞責授鼎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李仲李偉降遠小州監當俞瑾罷鄧水丞王令圖王孝先王宗望並追所授恩賞其餘論罷有差按祖道云云在九月三日其趙鼎臣蓋取當時工部行遣事狀修成今姑附注此呂希純初不主東流不知何故被責當考呂希純栖畝志云先是元祐末公與井亮來既持大河北派之議後朝廷復委王宗望而二公之議不行至紹聖中東派成宗望安持等遂各轉三官時公已出外而井尚在京師自以主北流乃上章待罪詔以所議未嘗行特釋之至是東流竟壞而之北安持等以主東流議故被罪而公乃有道州之行安持尚書左丞蔡卞妻妹之夫也故得陳州安置而公得道州井為人直戇且好辯時以目疾致仕乃奏以為身亡故不責井陳州人後四年公知潁州過陳猶見之韓駒云呂希純行河還言當復北流井亮采亦云然元祐末年責希純不當言東派又云亮采已歿不復施行時亮

采無恙也元祐亦多失政如此駒所云元祐多失政深
為繆妄責希純乃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甲子非元
祐也姑附注此鮮于綽云張商英奏貶郭知章等而實
錄不載當考詳增入鮮于綽傳言錄云紹聖元年春都
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猶
有三分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仍決
溢是年冬閉塞閘村而下及創築新埽七十餘里盡閉
北流全河之水東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過漲水無疎
虞當議推賞如有衝決必重有行遣至紹聖五年始等
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經五稔矣或大水暴漲十餘丈堤
岸決溢又適值主者乖謬不即閉合閘村水復成北流
工部侍郎張商英天覺奏以為水官陰附元祐姦臣回
河東派所致追責累年建議水官削奪安置吳安持鄭
佑王宗望郭知章魯君貺等凡二十四人然說者謂元
符二年之水三門開元所建聖德頌并大歷年重修禹
廟皆在山頂悉遭漂沒蓋自開元大歷以來水未有如

此之大非隄之過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為戒。務持兩端莫敢確然任責。東流未復之前已淤平東塘。其後又過佛聖窩塞。侵及西塘矣。政和元年九月曾孝廣傳云：哲宗即位復知南外都水丞遷都水監丞京西轉運判官水部員外郎孝廣前論河事不合水官卒建東流之議已而河決內黃俾孝廣按行因得伸其素志。疏蘓村鑿鉅鹿以紓澶滑深瀛之患。導河北行朔部以安使還遷都水使者要見孝廣為都水使者月日附此事。孝廣詣河北相度河事在八月十八日乞罷北外都水丞。在九月十九日為都水使者。在十一月二十四日。

詔保安軍牒宥州無得犯青唐界

布錄甲子

又詔涇原環

慶各選步兵三千騎兵二千赴熙河路令胡宗回分擊

使喚

布錄甲子十二月二日章案云云

朝奉大夫權發遣河北轉運

副使黃實知陝州

實章惇親罷漕為州必有故當考

丁卯樞密院言西蕃部族連結夏國攻圍城寨統制官

苗履等於青唐峽斬獲首級甚衆詔各賜銀合茶藥有

差

布錄十一月辛巳令李穀體量二十一日种朴戰死此時猶未奏到十一月初一日乃到

戊辰權知葉公城趙吉押通遠軍蕃兵將王舜臣等棄

城逃歸河州朗阿克章圍葉公城凡四十日苗履姚雄統

兵駐河州不能救城中無水兼平日取糧於河州自被

圍城中糧乏日殺馬食肉飲其血吉舜臣等遣人求援

十輩輒為阿克章所擒馬且盡乃帥衆突圍而出轉戰百
里士卒獲免十二三朝廷知吉等力不敵竟宥其罪

錄繫此事於十一月末今從隴右錄十月二十一日云
王舜臣有古鼎將風或即指此人更詳考之隴右錄趙吉
供奉官王舜臣侍禁 卽報十月二十七日朝散郎新
差知懷州周秩奏曰今蒙恩差知懷州伏見河北運判
吳安憲係是吳安詩吳安素兄弟臣在元祐初任太常
丞安詩任禮部員外郎準朝旨議太皇太后御文德殿
受冊事臣與安詩爭論幾一月安詩緣此與臣有隙後
安詩任諫官諧言蔡確詩事謂臣唱言此風不可長言
臣是確黨又言臣不合入法雲寺蒙朝廷責臣知宿州
又臣任湖北提刑日其弟安素知岳州與蘓轍表裏先
奏乞避臣又誣奏臣竊慮別有摺據便蒙朝廷罷臣送
吏部今在懷州正在安憲所部竊慮挾恨摺據難以自

安委是依條合該回避伏望聖慈哀憐臣母見年七十歲所患未安乞特降睿旨改除臣淮浙沿流一郡臣愚不勝懇切奏聞伏候敕旨貼黃昨議太皇太后受冊事未降朝旨前一日都堂召禮部太常寺官議宰相呂公著親書擬依明道二年故事御文德殿臣與本寺官言明道中禮官李維等所定儀注只御崇政殿後來降詔改御文德殿文德殿係外朝恐當有內外之辨次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明道二年故事太皇太后御文德殿受冊令禮部太常修定儀注其時卿少在假臣率本寺官三至禮部執議合依典禮只御崇政殿惟吳安詩附會呂公著力爭不從取責到禮直官狀稱禮部太常寺所議不同各具議狀上朝廷臣與太常寺官具狀申尚書省稱明道二年御文德殿不合典禮是日太后降手詔只御崇政殿尚書省退狀還本寺收管文案具在安詩緣此憾臣屢有中傷今臣在安憲部下不敢乞回避伏望聖慈矜察又貼黃臣已申尚書省乞朝廷指揮

候朝旨見訖或不許一面起發前去懷州聽候今來所
乞朝旨次要考議文德殿受冊事案此事與正文不
相蒙當因
同月附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十一月己巳朔詔汴渠內流屍其間多非正
命其下合屬相度令比附京西州軍添置鋪屋差人巡
邏 是日熙河奏种朴戰歿

布錄朴事具十月
二十一日戰沒時

庚午詔王瞻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宗

田相度一面從長措置訖奏

布錄

辛未詔定國長公主元符元年南郊合得親屬恩澤二人特許回授與勾當本宅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承矩賢妃宋氏親弟良哲各一官內王承矩與寄資 涇原路經畧使章綵既應詔發遣兵將赴熙河即具奏曰一本路差發人馬往應他路之急固是臣所願為但傳聞即是熙河事宜不小雖未知的實次第然苗履姚雄等統兵在邈川等處已至五十日兵士暴露未有解嚴之期

如李忠傑之子李世恭知河州種朴皆已陷歿其他所聞甚多未敢以為信遠近之人甚以為憂今又差發本路及環慶路兵馬前去深恐更有疎虞復為兩路之患重貽陛下宵旰之憂臣不得不詳悉奏聞聖聽各具逐項開說一臣今月初一日入內侍省遞具密疏上奏畧言傳聞苗履姚雄手下人馬暴露日久寅夜寒凍呻吟之聲所不忍聞此等事外臣更有所聞緣難為全信不敢具錄奏知陛下今又准朝旨差發本路及環慶人

馬即是熙河事宜未得寧貼恐實有如臣所傳聞事臣
若不言深慮陛下不知詳悉一臣聞熙河經畧司即今
措置似已計窮別無擘畫只是趕趁催督將士向前入
賊境不度事勢難易地里遠近兵馬強弱堪用與不堪
用以寡敵衆亦有事機今乃一切不恤措置如此深恐
日後愈致敗事一臣聞青唐人結連夏國兵馬作過大
軍若到賊兵例各竄伏山林川谷隱暗間官軍搜索掩
捕則不知藏匿之處坐費糧食皆無所得不免却歸城

郭或野寨駐劄賊衆隨而據險隘斷截糧道抄掠官軍
如此雖更盡發諸路兵馬前去救援必恐無益於事須
是改圖可望早得寧貼若不改圖可惜一路生靈被害
不惟害及一路若將別路人馬驅迫向前必又大段傷
折若不大段折傷亦恐青唐事宜猝未寧貼別路人馬
猝無還歸之期更乞聖慈詳察一臣伏聞熙河事前後
不一至如運糧人夫頭口目前多被殺掠劫奪如借催
輝和爾索駝千餘頭皆陷沒無回者其他孳畜人口可知

亦慮生事專務彌縫蓋藏知陛下無由盡知乞詳臣今
月初一日所奏事理速差親信之人往彼體問必見子
細審如臣所奏事理即乞聖慈斷自宸衷別行講究措
置青唐邊事一臣不知熙河共有若干兵馬但聞多是
蕃兵若只據本處舊日及新展城寨約度以本路兵馬
分布防托已是闕少今來更置鄯湟等州及城砦未委
用甚處人馬經久防守或且輟熙河新舊城寨人馬往
彼又緣會州蘭州通遠軍皆是接連夏國邊面防守之

人既少夏賊豈不窺伺別啓姦心則新舊城寨久遠未
可保守一臣聞青唐道路山谷險峻或言有至險處為
棧道通行自河州去青唐約四五百里此後屯戍兵馬
既多不知用何人般運糧草應副可以足得歲計願陛
下詔有司約計彼處合用屯戍人馬數目并計道路遠
近般運合用脚乘僱賃錢物及如何措置經營般運并
歲計合用若干錢帛糧斛指甚處所有應副見今有備
與未有備每年朝廷合添賜若干錢帛與本路轉運司

計置方得足備一乞陛下詢問主議大臣假令鄯湟州
事宜便得定疊可以保全城郭即不委新造之州鄰近
是何國土合與不合更置邊寨堡子烽臺通貫血脉捍
禦賊寇又合添多少戍兵人馬及官員數目設若新郡
所鄰國土其間有未知朝廷收復建置之意萬一倔彊
時來擾邊即合如何措置一議者謂既收復青唐之後
來春便可種青稞大麥足以贍軍陛下聞此言乎此乃
欺陛下之說臣不敢遠引他事為證只乞陛下試詢問

左右親信之人昔年先帝初招熙河招置弓箭手假錢糧牛具幾年後方獲耕種之利便見此言是非一今來自關以西以至沿邊廊延環慶涇原秦鳳路連值夏秋不熟斛斗不收價比舊日三四倍高貴人民饑餓不免流移漸有遺棄兒女道路之間往往有之雖有常平倉斛斗又緣軍糧乏絕須趁急且充那支遣以此多不得全充賑濟之用今更開拓疆境用兵不已臣竊為陛下憂之一臣昨赴涇原朝辭登對之日親聞陛下聖語戒

臣謹重言至數次則知陛下謹於用兵愛惜財用凡遣師征討實不得已而為之也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畜內外一空前後那內藏庫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而陝西目今處處無不闕乏粮草轉運司計亦無所出惟是行移公文指空畫空郡縣差衙前往指定處般運多是空回臣竊恐內藏庫金帛數亦有限苟遷延歲月亦慮支那將盡今日收復青唐等處大興工役繕全城郭恐非陛下本意必有大臣誤陛下者况諸路進

兵攻討建築城寨彌滿於夏賊境中賊心恐懼款塞請和臣竊觀祖宗以來能制西夏之命使之束手破膽未有如今日則陛下聖功神德可以誇示萬世今來正是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惟望陛下深察愚臣之言斷自宸衷裁決此事若更詢問主議大臣竊恐却將朝夕已在陛下前講論策畫再務興師不已之說遂非掩過上誤聖聰願陛下深察一自紹聖四年以後諸路興兵進討更出迭入修築城寨未嘗休息臣不能盡知他路

事體且以本路今年言之開春即經營進築三月末調發兵馬四月初築西安州天都臨羌等寨至五半月間分屯六月又調發兵馬進築定戎寨七月初下手工後未了間又移兵應副進築會州至八月二十間方回其間空闕月日又修置正原等處堡子及日近添築烽臺移置堡鋪拍立界候連綿興後未嘗休息今又差發五千人赴熙河救援臣勘會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損及將帶衣甲逃走數目不少此事臣身為將帥實難言之

然其間自繫邊防安危利害願陛下深察黃貼子臣狀內所
陳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損及逃走數目不少且如京西第三
將下因屯戍回日勘會到軍前帶器甲逃走共一百八十二人
其因病患死損及逃亡已獲之人不在此數又如本路第一將
且只會到在渭州四指揮逃走及死亡共一百一人第二將只會
到在渭州三指揮逃走及死亡共二百七十五人以此可見因逐
次興舉死傷損失人數甚多今若連綿興舉不已更恐
逃亡死損加倍於日前伏望聖慈矜察一本路新展邊面西

安州北近黃河東據葫蘆河深入賊境者可百餘里竊思西賊畏威請命皆陛下聖德所致若謂夏人與本路便能解釋仇怨無乘間窺隙之心臣所不敢知也其勢自當寅夜設防嚴備杜絕其姦心乃為上策今本路諸將之兵通正兵及弓箭手共七萬餘人其間下番正兵又有在永興軍及奉天縣者其餘並分布在涇渭西安州鎮戎德順軍并新舊城寨沿邊守禦堡子共七十九處巡防守把屯戍以此可見分擘得沿邊戍守之兵甚少

今差發馬步軍五千人往熙河除第一將一千二百人
在近裏州軍勾抽前去外其餘諸將人馬並是於沿邊
城寨選擇抽摘差發雖名五千人數又合差親兵火頭
等人自是五千六七百人往熙河萬一西賊張聲欲擊
鄯湟却來本路作過臣曉夕竊憂之亦望陛下體念本
路新開邊面愈遠與賊結怨最多特賜主張非臣一身
之幸實一路之幸實朝廷之幸臣衰老愚戇始終荷陛
下恩獎又得指揮致仕來春取告犬馬之愚未盡之年

輒思補報萬一是以自忘觸冒天威之罪縷縷開陳

十月

二十六日令涇原發兵五千赴熙河故案有此奏此據章崇奏議增入要須痛加刪削乃可案以十一月二日入內侍省通具此奏不知降旨如何

癸酉入內供奉官李穀言奉詔照管王子轄正等赴闕轄正隆贊并畢斯布結岳戩戩首領乞賜忠順等旗使知朝廷恩寵內轄正隆贊等以忠勇及心白為三等仍等第推恩賜以銀帛袍帶且貸其罪令赴闕朝見及選見留諸族首領自歸順曾立功效之人權補管勾部族及

帶巡檢請與給俸將來與正補管勾從之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蔣之奇落翰林學士兼侍講知
汝州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呂嘉問落寶文閣待制知
懷州權吏部尚書葉祖洽罷吏部尚書知濟州奉議郎
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也奉議郎
勾當雜買務田衍奉議郎監元豐庫王琳奉議郎岑穡
承議郎祕書省正字吳師禮宣德郎李友諒並特追一
官勒停宣德郎祕書郎白時中宣德郎岑穡宣德郎樞

密院編修文字張庭堅吏部員外郎畢漸考功員外郎
蔡蹈承議郎張琳太學博士范致虛各衝替承議郎監
榷貨務陳舉朝請郎都官員外郎朱紱承議郎諸王府
翊善傅楫通直郎監在京都麴院胡安脩越州山陰縣
主簿范致君各特追一官勒停宣德郎監元豐庫蔣球
特衝替宣德郎祕書省正字葉承特差替右侍禁王溥
落閤門祇候勒停坐以銀錢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尚書省送
到御史臺取問所收取到吏部員外郎畢漸稱趙務本
託帶與鄒浩書并還金二兩自到京未曾見聞鄒浩被

責新州遂寫簡將趙務本所附金與鄒浩奉敕畢漸特
銜替本所勾到鄒浩供畢漸所送金等頭主未明准朝
旨取趙務本狀當月二十七日勾到趙務本取問稱今
年八月畢漸入京曾托寄書十月畢漸遣書與務本看書之時知
鄒浩言事得罪漸因送書時惠金二兩作路費思之不
合與他懼朝廷問着供稱務本元少鄒浩金二兩因漸
入京還他或恐州府來取問時如此供答務本以此依
隨畢漸虛妄供析奉聖旨畢漸前斷銜替私罪事理重
特不用今來赦恩遞減除落令吏部與一外任監當差
遣王回興化人元符三年十二月有傳張庭堅廣安人
政和元年十二月有傳吳師禮杭州人崇寧五年五月
有傳朱紱興化人有行狀無傳傅楫興化人有傳蔣球
之奇子元符三年二月
二十四日鄒浩等牽復

樞密院言已降旨令熙河經

畧使胡宗回相度賊勢如王瞻在鄆州糧草果是闕乏

即令拘收統制林金阿爾等處城守將蕃漢兵馬還湟
州駐劄仍嚴切責付將佐於大軍內裹護偽公主及大
小首領前來時朝廷已議棄青唐獨未曉然行下耳

是日三省與樞密院始同進呈种朴戰歿等報上甚駭
之再三顧問此將柰何衆皆曰賊勢如此若株守不改
圖即恐王膽一行將士陷歿則於威靈愈為不便須至
如此指揮若保全得王膽一行人馬歸邈川則鄯州徐
更措置上曰溪巴烏如何衆亦曰王膽朝出鄯州即已

烏暮入無疑上曰何以處之布曰次第不免如折氏府
州措置乃可速定尚未知已烏肯聽命否幸而隆贊已
來庶可與之語昨青唐初被圍時章惇便要如府州折
氏處置遂降此詔布又言种朴被殺何可但已蕪邈川
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及河南疊宕一帶部族
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成先帝詔旨蕪慶渭步騎
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者如
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湟洮之計亦已先定不爾邊臣

見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洮湟皆無經營之意矣衆皆曰然上亦然之又詔李穀相度如三公主已有來期即并轄正隆贊等赴闕布因言青唐之變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不順恐必難濟累曾於陛下前開陳其後轄正隆贊皆出降臣無復可以啓口然臣知其不可為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事兼是密院職事比之衆人臣罪為最多上亦欣納布又言見章惇初與張詢王瞻等陰造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

力主其議臣以為青唐國人不平轄正父子篡弑故欲逐之而立董戩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不順明白可知况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語言不通未易結納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漢凡此等語皆曾於陛下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不知邊事蓄情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

力今日却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於開拓纔聞青唐被圍便以書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可便以告邊臣又纔聞姚雄於邈川解圍却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管先執其首領便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遲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衆心上深駭之曰此是何措置布曰宗回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戰沒氣已消沮更無處置臣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亦莫敢以為不然如

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再三駭歎其率易也
又詔青唐蕃部巴斯吉與東頭供奉官充本族巡檢
巴斯多等並與右侍禁葉占等並與右班殿直納布等
並與指揮使巴斯吉等首能率仲巴族向漢掩擊作過
部族經畧司以功狀聞故有是命

丙子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南公權戶部尚書試
戶部尚書吳居厚為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寶文閣
待制新知瀛州孫路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閏九月七

日路自河南改瀛今自瀛改成都尋責知興國軍路墓誌云自西洛改瀛留為兵部尚書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落職知興國軍按實錄不載路為兵書又不為龍圖恐墓誌未可信姑附此須考

詔贈

种朴防禦使與十資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

麴各五十母特封郡太君

布錄甲子

遣內臣犒設熙河戰

守蕃漢士卒及支紬絹環慶涇原兵未經出戰亦與特

支

布錄

丁丑胡宗回奏令隆贊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烏許以

節度使依舊管勾青唐部族

布錄

奉議郎許端卿為刑

部員外郎

已卯監察御史石豫言今臣僚論事如跡涉曖昧不根
先詢承傳之人察實施行詔如遇有此等事理令三省
取旨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朱伯虎知隨州以奉使無
善狀故也 廊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昨一奏便蒙聽
許豈敢不依回詔指揮兼別有謝恩表詔差工部員外
郎韓跂押伴 詔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西界投來
人戶候降誓詔別聽指揮 詔熙河尋訪种朴屍首獲

者與銀絹各一百 又詔熙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自首與依舊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

庚辰朝請郎充祕閣校理權發遣河東轉運副使郭時亮落祕閣校理降授朝散郎以本路提舉常平陳琥言轉運司行遣違戾致脚乘錢不足故也 起居郎孫傑

為太常少卿先是三省以體量孫傑事進呈內有差與常安民船及庇賊吏路班等罪章惇欲黜之而蔡卞以為復呂溫卿之怨惇亦以卞為立黨面相詆訐久之或

有言傑與安民親而上亦嘉其能擊溫卿故止罷左史
惇留身論之甚久既退曾布再對上以諭布且問傑之
罪何如布曰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溫卿誠可激
賞若有過以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曰傑擊溫卿誠可
嘉惇與溫卿兄弟誠為黨與布曰此衆所知惇既有此
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曰惇必欲罷傑蔡卞實不曾稱
薦傑傑擊溫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巨姦破大黨巨
姦大黨為誰布曰大黨必是惇商英乃惇門下士然亦

每事諂奉蔡卞只如近命蹇序辰詞云嘗助國是豈以一青遂忘前功朝廷與序辰復職本無此意此蓋諂詞上曰既為惇門下人又却如此士人何可爾章惇以為可作翰林學士還作得否布曰若文采及人望亦可為之然不能自立亦誠如聖諭上曰如此之人終不可在朝廷莫可以作藩兼誥命亦不甚佳上又曰章惇只聽賈種民言語如何布曰亦有之然惇卞亦各有黨惇所悅即曾旼周種之類卞所悅即鄭居中鄧洵武葉棣之

徒要皆不叶公議布又曰聞傑作太常少卿何以處
上曰兩員不妨又曰旼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能皆
不易得但不平穩布曰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復
何言然左右史久闕今又無人上曰鄧洵武可否布曰
洵武正如曾旼文學亦不易得但附卞太偏以此為衆
所惡上曰亦別無過惡布曰彼方在閑地未有所為若
處之要路則其資性儉險未可量也布又曰從官中文
采可作翰林者却是安惇臣亡兄輩以文章名重一時

稱惇文采可跂及蘇軾上笑曰中丞尤難得人既而又
言安惇亦只是章惇門下人昨舉商英自代可見也布
曰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免觀望然粗識深
淺非若蹇序辰之比也

傑察訪淮浙在元年二月一日
并十五日四月十六日呂惠卿

以溫卿對
獄乞納節

翌日蔡卞亦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

以卞云不可與惇共處待過興龍節求去布曰臣昨日
蒙聖諭既退亦聞惇卞面相毀訾甚峻大臣不當如此
上曰失體章惇多以語言傷人布曰惇性暴率多輕發

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
聖鑒惇知孫傑事既有溫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
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上曰惇却言只是孫傑立
黨不是說卞布曰此乃惇畏卞之詞卞與惇皆有黨而
卞之黨為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布曰惇之
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卞而惇亦畏之謂卞為不立
黨尤不可也惇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皆闕人
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

只繫此三二人者惇卞既睽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復啓口每有一事惇以為可而卞未答卞以為可而惇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兩人者又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為不當兩人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也上云深欲補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

闕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事布曰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曰亦無事復職亦不妨又曰年歲間莫却可用布曰之奇比在朝廷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

案上云至此原本脫去今據布錄增入

上又曰韓

忠彥可用否布曰方三省需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須是柰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固恐懼以元祐中為執政常慮為惇卞所傾黃履雖或復啓口又不曉事亦不為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布曰人君所以垂

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上又問吳伯舉如何布曰亦如曾旼鄧洵武之徒陛下論曾旼曲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人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正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進洵武輩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卞黨益盛自章惇已下皆畏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每事愈費力爾若謂卞無黨則鄭

居中乃王珪壻何緣得進劉摯呂大防壻有敢引之者
否緣居中故閭邱籲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
除通判皆衆人所不可得也章惇雖多輕發至於毀居
中輩以至逐方天若外議翕然稱之上又曰蔡京亦不
平穩布曰京所引乃天若輩安得平穩陛下論人材性
行皆曲盡之矣布又曰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嘉問
既而反為仇怨嘉問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為待制而
先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祿卿而已上曰安石稱道嘉

問過當布曰誠如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嘉問始終故稱之太過作嘉問母祭文云是生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王之德嘉問何足以當之上笑曰安石性强布曰安石以義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於性强自是以此驕人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曰安石誠近世人所未見布曰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於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踈遠識與不識即日招用誠近世所無也

辛巳三省言按元豐五年四月詔見帶館職人依舊即不供職如除職事官校理已上轉一官校勘減三年磨勘校書減二年磨勘並罷今後更不許帶官職詔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祕閣依舊外餘依前詔先是上與輔臣言先朝既罷館職後不當復曾布曰先朝因除職事官既罷仍與轉一官無害章惇等亦以為當罷布因言若總罷則無以待小帥及被獎擢者先朝以無直祕閣等職名便除直龍圖閣誠可惜惇等共議定遂降此

詔自十月丙辰移此

詔熙河經畧司勘會苗履姚雄种朴下

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鬥亡歿之人並勘會

聞奏又令李穀因便犒設將士及密切勘會陣亡人

數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失三千

餘人及其他使臣士卒陣亡者甚衆而經畧司不奏故

也

布錄辛巳十二月十五日夷行罷提舉弓箭手

壬午錄故蕃官右班殿直雅密男雅星明子為三班借

職詔胡宗回休息將士俟事力全壯決可取勝方得

前去討擊河南等處作過蕃賊

布錄甲申同呈十四日已作聖旨令宗回云云

今附本日又立賞錢募捕朗阿克章

癸未詔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見編類臣僚章疏其已
寫錄校對畢漸次進入給事中劉拯言編類元祐臣僚
章疏伏見河南符尹材係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於
朝廷特授虢州司戶叅軍上太皇太后書語言狂妄指
斥罪不勝戮詔尹材追毀出身已來文字仍令河南府
體訪有無子孫仕宦并盡追遺表恩澤

尹材書今附見當刪入虢州司

戶泰軍充耀州州學教授臣尹材謹昧死再拜上疏太
皇太后陛下臣伏觀比年以來陰陽不和災異數見五
穀薄登民愈愁困蓋由陛下未達天意故災異數出休
祥未應者臣以此見天意屬於陛下者至深至厚非疎
賤小臣所能測也陛下因循謙抑未能仰副天意故皇
天震怒再三示譴又徒使所愛赤子橫罹凍餒以警陛
下豈天意之所欲哉不得已也陛下可不懼乎賤臣愚
暗不足以知天意試為陛下明其始末則知天意亦不
遠於人情也仁宗皇帝享國四十二年仁德可謂厚矣
然不與之子者臣以此見天之眷佑皇家有無窮之意
欲使陛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永為神主以保天下於
億萬年猶未厭也苟無此意仁宗皇帝之德雖百斯男
未為過也然卒不與子者亦可知矣天意在主長君長
君則自外入繼大統欲使吾君知外之事庶能愛養元
元懷保小民如商之三宗以紹湯德此天意也若降皇
嗣則必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耳目之玩足以移

人苟非天生神靈幼而岐嶷未有不從其習者也有其習比之長君豈可同日道哉臣於此見天子國家有無窮之意故乃復眷在於陛下也先帝一旦宮車晏駕皇帝幼冲嗣位萬幾之繁未能獨決則政將誰出故在陛下此天意也天意豈不以陛下生於熟德之族長於外宮稼穡艱難盡聞之矣民間疾苦備知之矣必能仰副天之意以富天下之民故選擇而在陛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然則天豈私於陛下之聖可以託其所愛也然則天之託於陛下者豈輕乎如臣之愚輒不自量願佐下風若俟大臣舉薦則臣之狂言幾不得聞於左右之聽矣臣願陛下與皇帝發政於廷日收民望只勞陛下德音數句不出兩旬澤可加於四海矣臣之言豈小補哉臣河南府衣冠之後也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熙寧三年蒙先帝以遺逸召試臣以疾不行元祐元年守臣孫固又以遺逸舉臣蒙陛下特旨授臣虢州司戶叅軍次年又蒙陛下除臣耀州州學教授臣蒙陛下之

思不為淺矣亦欲未填溝壑之前少報萬分於陛下非
自薦陛下無由知臣之能故臣不忍默默自棄於聖代
也臣是以不避誅夷上書自薦伏望太皇太后陛下
下特出睿斷召臣暫至闕庭面陳須臾至申上者

王

瞻遣第一副將王仲達與高永年帥騎兵千人衛送遼

夏輝爾公主及董戩姊妹等自鄯州至湟州於是復自

湟州至鄯州往反凡八日時叛羌所在屯聚梗塞道路

而星章峽尤甚

此據隴右錄

羌酋多勒瓦等又與朗阿克章相

為犄角乘凍渡河攻嘉禾城數出羅格幹楚圓堡間伺

便寇抄

此據青唐錄十一月事今附見

甲申詔發運司勾當公事二人專切措置鹽事內楊紹

荆湖北路夔州路李琰江南西路廣南東路從中書舍

人張商英奏請也

從商英奏請以湖北編錄鹽法增入十月二十二日先差勾仲甫

降授皇城使康州刺史熙河蘭會路都鈐轄王愍與轉

一官回授與五服內有官親屬以進築會州城畢工故

也

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愍以結拉為副總管今年五月踏逐會州則云鈐轄此又云降授皇城使康州刺史

都鈐轄當考

秦鳳奏葉公城使臣兵馬已棄城歸磻藏詔

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

布錄甲申

朝請郎祕閣校理韓治

為吏部郎中依近詔罷館職進官一等治忠彥子也十一

月十六日甲申

先是上諭曾布欲復用忠彥布謂忠彥無補

言

忠彥無補在十一月十二日庚辰

及是乃言治非出聖意豈復得召上

笑曰章惇言治為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布曰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宣諭欲召忠彥乃知聖意一無所適莫上曰忠彥何能為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妨布曰誠如聖諭忠彥先朝擢為尚書心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非曲徇他

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為初雖畧爭既而無敢不從者若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曰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也

奉議郎鄧洵仁為考功員外郎承議郎周純為戶部員外郎奉議郎吳拭為金部員外郎朝奉郎許彥為倉部員外郎左朝議大夫張公庠為比部員外郎

乙酉降授朝請郎呂希績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丙戌呂惠卿奏鄜延戍兵一百一指揮乞減五十指揮

從之

布錄
丙戌

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言陝西河東路大

小使臣得替限兩月從本任起離赴部除因軍興被差
外過限不以有無緣故料錢衣賜勿給帥司亦不得辟
舉仍請令在任日經畧司豫行銓度人材奏填合舉員
闕其被舉人替訖未上間亦須離本路伺候從之 東
上閤門使威州刺史權管勾鎮戍軍姚古權涇原路鈐
轄

丁亥詔綏德城為綏德軍并將元係第二將第四將所管暖泉米脂開光義合懷寧克戎臨夏綏平寨青澗城永寧關白草順安寨並隸本軍管轄以兩將主簿為曹官添置通判官各一員改知城充知軍從朝廷選官皆用呂惠卿奏請也

用惠卿奏請據布錄增入

景福殿使榮州防禦

使入內副都知梁從政為延福宮使從政磨勘合改延福宮使或觀察使上曰且與宮使因言從政是先朝任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太絮爾曾布曰馮宗道及從政皆

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曰宗道曉事非從政比布
曰馮世寧藍從熙俱已作觀察上曰宮使更數年亦須
磨勘作觀察

戊子太常少卿曾旼言黑帝配座名號帝顓下一字與
神宗皇帝廟諱音字同請改稱帝高陽氏從之詔以

石州明靈侯為明靈公胡公神廟為靈祐廟故北作坊

使王吉為忠祐廟從河東經畧司請也

王吉
當考

己丑禮部言按照寧年中不許新舊諸科人投下文字

於諸科額內添解進士今進士到省人數增多請將來
省試增點檢試卷官六員共作二十員詔添四員仍著
為令 呂惠卿奏西人乞賀正旦緣誓詔未降未可從
又乞優加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章惇因言先帝嘗欲
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效順皆威
明正賽輔佐使然欲於使還賜以金帛結其歡心若元
祐加賜乾順則不須也上令留候

布錄已丑巳巳幹崇
寧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可考

案此段末語似有脫字然布錄亦同又
注與正文不相連屬恐是辛卯熙河奏條下錯簡

李

諫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瞻王厚不肯同本司勾當
官點檢供數及以銀馬等遺運勾竇志充詔李諫秦希
甫胡宗回體量根究有無侵欺情弊聞奏 詔訪聞會

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修葺及具因依聞奏

三事並布

錄已丑

庚寅戶部言欲賃屋宅計會占據不依條給歷及不輸
賃直規求錢物兌賃若搭蓋浮造遮欄宮屋及妨礙衆
行出入道路者各杖一百許告賞錢五十貫從之

新削

永興軍路安撫使陸師閔言鹽鈔公私買賣請依鈔面

錢價輒增者徒二年從之

新削

辛卯太宗正司言據故公著男希孟狀係袒免以外三世無官並無請俸之人合存恤或賜田土詔特依袒免外兩世條支破錢米屋舍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奏邈

川管下新歸順布新族首領巴巴斡且奚斯勒添令下族蕃部邦沁與蕃賊鬪敵射死甚多詔巴巴斡與左侍禁且奚斯勒與左班殿直邦沁與右班殿直仍並差充

本族巡檢 嗣濮王宗漢言竊見故兄宗詠等六墳比
諸王極有降損望特降睿旨與追贈詔故贈寧海軍節
度使忻國公宗詠特追封餘杭郡王故贈昭武軍節度
使遂國公宗師特追封益川郡王故贈建寧軍節度使
成國公宗邈特追封同谷郡王故贈鎮寧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陳國公宗治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澶淵郡
王故贈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楚國公宗益特贈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山陽郡王故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

宗沔特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漢東郡王

壬辰寶文閣待制知光州孫覽知瀛州 水部員外郎

曾孝廣守都水使者

十月二十六日注孝廣云云可
附此或并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河北路黃河退灘地應可耕墾並權許流民及災傷
第三等以下人戶請佃與免稅租三年其已前諸逋負
亦權住催理三年如合量行借貸令提舉司相度施行
如官員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請佃及官司給與者各徒
二年 詔平夏城等處廂軍未知存亡仍支請給如及

三年即住支先是訪聞廂軍戍平夏多被賊抄掠惟以逃亡闕報住請給致被亡之家失所故有是詔

癸巳戶部言元豐官制寺監不決者上尚書本部又不能決者奏裁若直被朝旨應覆奏者依本路仍各申知又六曹通用令稱取裁者並隨事申都省樞密院言昨元祐變更應上朝廷者許直達顯有紊亂官制今請並依元豐舊制從之

新本削昨元祐至官制等十九字

甲午著作郎吳伯舉言奉詔重修日歷伏見國史院御

集御批與日歷所書大畧符合乞以次第添入從之

是日李穀奏乞早令王瞻歸湟州焚毀青唐巢穴詔經
畧司不得輒有焚毀穀奏多攻胡宗回及言青唐近來
危急之狀上謂曾布曰此輩所言未可盡信衆皆謂誠
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氣焰凡所好惡皆毀譽過
實上又言利珣喜奏事然亦好貨章惇曰珣最甚布再
對上又及穀等布曰陛下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
之福上亦深然之

布錄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學生依太學三舍法考選陞補
內上舍生每歲貢一人內舍生每歲貢二人上舍生限
當年十二月到京隨太學補試合格者與充內舍生不
合格許再試三經試不中者遣還內舍生不候試與充
外舍諸州貢上舍生到京並權破外舍生食諸路各選
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令知通專管勾諸州試內舍上
舍並監司選差有出身官一員與教官同考試仍封彌
謄錄合用條貫令於國子監取索行下其外州不可行

者比類條具申尚書省 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
閱法上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內保丁總二十六
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
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
不至驚擾上曰固當以漸行之布曰聖諭如此盡之矣
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
丁皆未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
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

末無非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退以語卞
卞殊以為不快也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
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布不答

九月八日丁未
布云云當考參

樞

密院奏勘會已降朝旨令陝西河東路經畧司相度近
裏城鎮堡寨有可以減併廢罷或裁減冗員并那移減
罷戍守將佐兵馬之處具狀聞奏近據鄜延路經畧司
奏廢關寨四處充驛頓并裁減屯泊馬步軍五十指揮
及減罷準備將領差使一十五人新城寨監押及守禦

使臣三十六人并寧河橋廢作渡又減使臣一員兵士一百四十人及見闕敢勇一千二百人並住招填又秦鳳路亦奏乞併廢堡子及減冗員去處外所在涇原等路近裏閑慢城寨不少並未見奏到合減併廢罷事件去處詔令涇原熙河蘭會環慶河東路經畧司詳上件事理依已降朝旨疾速相度近裏城鎮堡寨甚處可以併廢及將佐官吏冗員并戍守兵馬之類合如何裁減子細勘會具經久可行事件保明聞奏如目下未可施

行先次奏聽朝廷指揮其郿延秦鳳路如更有可以裁

減去處亦依此指揮施行

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章案
秦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密劄

丙申權秦鳳經畧司周綽奏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

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條賑貸以後使勞敝故也從之

布錄有此元符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可考

涇原奏乞留大將王翼樞密院

言翼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公參私往塞

上獲級遷借職又舉西安州差遣翼本吏部令史斬首

級必妄冒詔追所受賞勒還都官與重難差使章凜不

合奏留罰銅二十斤

布錄

比部郎中李延寧提點京西

南路刑獄

是日王厚自湟州遣使臣邢玠護糧至龍

支城

即總噶爾城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朔玠還至星章峽叛羌邀之玠
戰沒初羌人中叛諸城被圍既而師出圍解咸即歸順
獨納宋宗堡遂北附夏戎夏戎亦不敢有之諭羌人自為
守假兵數百戍之而已高永年謂納宋宗北控夏戎南接

星章峽西連總嚆爾形勢天險得之則足以為吾捍蔽而
星章峽道路無阻然主者畧不加意苗履等領大軍經
其地亦不能取納木宗叛羌因結連鼎凌宗羌間遣人伏
星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劫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棄青
唐然不知失策在不取納木宗堡耳 鄜州觀察使仲當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順國公謚惠穆

己亥知祁州馬仲良追兩官免勒停仍不用敘法以不
詳悉根磨進築平夏平靈後兵死亡人數故也

布錄云
仲良以

平夏不以時遣後兵為西人所殺擄者甚衆特降兩官

樞密院奏擬石澈等九

人差遣澈擬京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曾布因謝上以失於奏稟極皇恐上曰小事但澈不可作巡檢耳布曰澈於法當再任騏驎院并乞巡檢臣以騏驎院差遣高故且與巡檢上曰再任却不妨巡檢須擇才武者澈乃徐王壻也

布錄
已亥

庚子夏國差使副哩寧威明濟賽等詣闕進上誓表謝恩及進奉御馬詔依例回賜銀器衣着各五百匹兩

十月

八日丙午呂惠

卿云云可考

卷五百十九

辛丑遼國遣使臨海軍節度使耶律應副使中大夫守
秘書少監充乾文閣待制王衡來賀興龍節

壬寅夏國主上表言竊念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
母黨之擅權累為姦臣之竊命頻生邊患頗虧事大之
儀增怒上心恭行弔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罷歲
頒之舊規釁隙既深理訴難達昨幸蒙上天之祐假聖
朝之威致兇黨之伏誅獲稚躬之反正故得遐馳懇奏

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頒詔而申
諭俾貢誓以輸誠備冒恩隆實增慶躍臣仰符聖諭直
陳誓言願傾一心修臣職以無怠庶斯百世述貢儀而
益虔飭疆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恒遵聖化若違茲
約則咎兇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所有諸路係漢
緣邊界至已恭依詔旨施行本國亦於漢為界處已外
側近各令安立卓望并寨子去處更其餘舊行條例并
約束事節一依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詔

答曰爾以兇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靜廼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與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疆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立界堠之處為界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舊來界至今來並係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貢夏國者即係漢人并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答詔兩

府共定非學士院所草也又詔夏國主誓表內誠國人而字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廟諱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聞知本國應失點檢經歷千係人並重行誠斷

十月十八日丙午布

錄云云當考或移入此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環慶路經畧

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慶州高遵惠卒先是上諭曾布曰高遵惠再檢見元祐中有章䟽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云不可斂怨天下此極不可得

布曰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還若爾尤不可不召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曰甚好又曰賈種民亦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布曰此正與王存言橫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曰遵惠論種民事莫是否布曰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遵惠為侍郎職所當議上又曰遵惠言紊亂官制布曰如此誠紊亂官制上又曰種民言罷苛法者是上書書中云更有一冊文字言十餘事尚檢未見又曰章惇終不

喜遵惠布曰人言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曰遵惠
歸作尚書侍郎皆可布曰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
權尚書可也布退語三省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䟽欲
召還莫可別議慶帥否蔣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帥衆
曰未敢議除之奇布曰上不以為不可惇曰慶不須兩
制一直閣可矣布曰直閣固可帥但未知誰可為直閣
許將蔡卞皆曰未見其人既而又欲以孫覽帥慶布曰
范鎰可否衆默然布曰以鎰易覽如何卞曰如此即不

妨又語及呂仲甫卞曰曉事却不敢為非亦恐未可也

布錄此段在十一月十七日乙酉

其後上累諭布欲召還遵惠而惇終

未決布因言陛下累欲召遵惠還朝亦曾與三省議但以難其代者惇謂不必兩制直閣皆可往衆皆曰未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之奇是太中大夫似可除慶帥兼未須除職上曰之奇亦無事除職亦不妨布曰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只如前日面諭韓忠彥豈衆論所敢及然尚書而下從官太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

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惠權吏部尚書臣以為太重
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必稱職忠彥為吏部甚
允况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可忘陛下留意忠彥如
此臣退而鼓舞稱誦此豈今日大臣所能啓發聖慮然
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又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
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府進擬也上欣然曰待批
出既而寂然疑有間言之入者已而遵惠卒後數日遂
除之奇為代

此段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十四日辛亥新知汝州蔣之奇知慶州舊錄云遵惠

素自檢慎無子弟過方宣仁垂簾初姦臣迷國繩檢族
人一以法度不生異意特付遵惠以家事躬自表率人
無間言族人稱之新錄辨曰遵惠於高氏屬尊而賢宣
仁付以家事使繩檢族人史臣輒增姦臣迷國不生異
意八字不唯意涉誣謗兼亦文意全不明白合刪去八
字舊本又云然能遠嫌不為苟合以希進用引義抗章
論述先烈士人多之高遵惠傳云遵惠卒贈樞密直學
士賜白金五百兩邸報亦有此事三省密院同奉聖旨
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直特贈樞密直學士賜銀五
百兩勅神宗厭代異志專朝汲引怨望失職之人謗訕
美善可久之法趨時射利鮮不雷同送往事居孰能特
立追褒往善用激澆風爾趨操清修才力明敏蒙休后
族席慶勲門方元祐之紛更獨抗章而論列出於忠憤
發自誠心謂官制職緡之優何倉法吏祿之重非三司
之經費昏諸色之蠲除權貨元條并市易而俱廢執政
親屬緣迴避而更升言路快意而專務攻排人情希旨

而漸成貪恣先帝披觀奏牘擢貳地卿會帥閫之需才
冠河圖而進職方資遠畫坐鎮西陲云何不臧遭此奄
逝凶計來上怛傷久之特躋宥密之華昭示哀榮之典
尚其不昧知此褒嘉據告詞稱先帝即不在哲宗時也
當考年月遵惠傳云為左右司員外郎上疏論法度更
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論此事已附元祐
元年四月八日遵惠贈密直學士在元符三年二月丙寅

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

奏王瞻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珠等物因此致
變及殺森摩乾展等以滅口及分遺走馬將士等走馬
後至所得亦不貲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諲體量訪實

聞奏

布錄
壬寅

癸卯王瞻令將官李忠郭勝統騎兵討擊本敦谷叛羌不利

乙巳忠勝還鄯州賊勢益張

辛亥尚書左丞蔡卞乞罷政遣內侍封還所上章押赴都堂卞再上章再封還仍令諸處勿受卞章卞尋視事如故

壬子以通判熙州軍州事孫适提舉熙河蘭會路新舊弓箭手罷李夷行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

夷行言邊事十

一月十三
日可考

秦希甫奏曾紘等言王瞻王厚盜取邈川

青唐府庫已差絃一就徃河州體究曾布白上絃乃臣
之姪運司自不當差權勾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
委之體量尤不當恐須放罪改正上曰須罰金遂罰希

甫二十斤轉運司十斤絃遣回本任

希錄壬子絃本
任何處當考

廣西轉運副使張景溫言桂州修仁縣管下村峒崖茶
萬斤乞復行權法從之
詔雄滄霸州自今遇有邊防

急切事合用將兵申稟帥臣不及許知州徑牒本州駐

劉將副差撥人馬應副

癸丑樞密院言西蕃自嘉勒斯賚以來向化效順世受朝廷封爵因董戩無後鄂特凌古父子相繼篡奪今部族逼逐轄正出漢雖已立隆贊尋亦歸降緣溪巴烏隆贊並係嘉勒斯賚房族非本族子孫按右驤驥使趙懷義在河州乃嘉勒斯賚之嫡長曾孫於董戩最是親的子姓今青唐已降敕命建作鄯州合如何措置詔隆贊候到闕朝見訖已降朝旨除河西節度使差知鄯州軍州事充西

蕃都護仍自今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襲知鄯州管下部族並令仍舊文法管勾其趙懷義除郭州團練使同知湟州軍州事兼本州管下部族同都巡檢使其逐州城寨除通接鄯湟州道路處令熙河蘭會路經略司次第精加修葺差使臣兵馬戍守其餘並令王瞻隆贊王厚趙懷義同相度分布與近上忠白首領管勾內青珪倫正結嘉沁扎實之類向漢有功之人速具其力量功狀等第以聞當議依格優與官賞兼差逐處本地分部

族都同巡檢其王膽依舊熙河蘭會路鈐轄兼隴右沿邊安撫都巡檢使充鄯湟等州都護仍與隆贊同管勾隴右軍馬司公事其合留守戍兵馬及應干合措置事件並令經畧司詳細相度條具奏聽朝旨仍令王膽王厚以詔旨明諭鄯湟二州管下大小首領及部族其溪巴烏并碩隴贊如能歸順亦合優與官爵內溪巴烏如願歸鄯州與隆贊同處或願同碩隴贊在錫勒噶爾城住坐並聽從便令經畧司依此傳送恩信分明曉諭早令出

漢仍詳具逐節已施行次第以聞

青唐錄以此指揮乃十一月誤也實在十

二月十六日明年二月四日正隆贊位轄正上三月十七日乃除官四月六日改姓名趙懷德

詔陝

西河東經畧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

及收接投來人口

布錄乙丑

甲寅詔遼國賀興龍節人使於相國寺集禧觀拈香不

依舊例重行立其館伴使副安惇向宗良不合依隨各

特罰金三十斤

潤州觀察使仲佺卒

本傳不載贈官

刑部

郎中邵材管勾玉局觀

乙卯工部員外郎曾孝廣言請自今河埽歲調春夫並依舊條差撥正夫赴役從之 新權工部侍郎杜常權

戶部侍郎 是日三省密院同呈李穀奏青唐利害乞立溪巴烏且言王贍一罪魁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湟州等事上猶疑令溪巴烏從便回鄯州蔡卞遂和之曾布曰向者陛下嘗云王贍朝出青唐則溪巴烏暮入此無疑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溪巴烏不入乎與其令彼擅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

攘未定排難解紛固合如此若更守株致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若朝廷必欲有鄆州則西有湟東有洮鄆州亦難立矣隆贊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若不如此措置儻有人能保王贍不陷沒河南北別不生變則昨日指揮尚可追改也下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悟布因言青唐之事從初便合如此處置國人本以不平轄正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戩之後朝廷當助順

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
此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間累與章惇爭論以為
理當如此適會惇卞二人議論叶同已而轄正隆贊出
降臣無以啟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
遂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曰已降指
揮如此施行矣布曰臣固不合喋喋然昨進擬隆贊指
揮卞猶以為未須急魚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力賜
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於此

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多方醫治庶稍弭邊患兼不失鄆州之名亦足以掩覆四方觀聽昔人以火喻國事云曲宥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臣從初爭論正曲宥徙薪之比也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猶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知言者必不輕信爾上曰甚善

戊午樞密院言呂惠卿奏本路沿邊漢蕃弓箭手蕃捉生自來每遇事宜作一番差在沿邊巡防把截及將下

準備使喚每無事日分作兩番今西賊進上誓表已裁
減東兵外尋令逐將據分定巡防把截等合用數作三
番或四番令一番在邊防守餘令下番更不支口食草
料仍諸路並合依此裁減上番人數底漢蕃軍兵稍得
休息及時耕種安業并不至坐糜糧食從之 權陝西

路轉運副使王博聞徙京西路知陝州馬誠權陝西路

轉運副使

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考

是日曾布再對上曰張商

英稱鄒浩布曰不知何人有言上曰為曾孝廣言刑房

有文字鄒浩做却似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曰是甚大名節布曰商英素不謹言語上曰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布唯唯退同三省取問兩人者

商英四月入為工侍二人不知竟如何供答當考

已未著作佐郎充國史編修官吳伯舉為起居郎校書郎充國史編修官鄧洵武為起居舍人

十一月辛未布言可考伯舉佐

著在閏九月十三日

三省言陝西錢輕物重遂降旨不許行使

銅錢其後陸師閔奏請公私買賣並依鈔面以平其價

訪聞陝西舊來蓄鈔豪戶等多扇搖欲要仍舊詔見行
錢法等務要均平經久可行無致虧損官私如有合隨
宜處置事件令陸師閔詳具利害急遞以聞仍令馬誠
協力管勾若轉運司為減鈔價其年額鈔錢比舊虧少

即具合添數目以聞當議相度給降

閏九月五日

王厚言

星章峽叛羌其勢甚熾已遣使促王瞻回湟州

此據青唐錄及

曾布日錄

先是朝廷遣苗履姚雄等領兵援青唐有詔悉誅

嘯聚叛羌乃還時鄜州大酋羅日準凌結溪丹布哩克

等自阿爾城據本敦谷援軍既不敢擊從而附之者日
滋王瞻遣李忠等擊之不勝勢益張後十餘日瞻復令
忠及高永年等出兵討蕩羌迎戰為永年等所敗本敦
殘衆不能軍乃與青唐峴偽主碩隴贊合兵移屯乾谷
峴

此據隴右錄乃十一月二十
日并二十五日事今附此

庚申胡宗回奏已遣使臣催王瞻回湟州

布錄

壬戌左司郎中徐彥孚權戶部侍郎 水部員外郎曾

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蘓村埽今年兩經

危急請自蘓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隄
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見行河道永

久為便從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
已除都水使者

癸亥遼國遣使高州觀察使蕭括副使朝議大夫守大
理少卿王慶臣來賀正旦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四十一人 天下上戶千三百
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一丁三千一百六萬一千四
十五客戶六百四十三萬九千一百一十四丁千三百

三十萬三千九百四斷大辟一千三百九十五人

